

# 怪門

小說 無父獄 (三) (癡廬)

自李氏故後，劉不事生產，家道因之中落，幾無以自存。默思困死籬下，母寧遠赴異鄉，或可謀生。意既決，乃奔津沽，適某軍招募新兵，劉以身材魁梧，得入選。自是在館林彈雨中討生活，達三載，飽經艱險，幸運無恙。且劉能茹辛含苦，私蓄達五百金，以久歷風塵，乃倦鳥知還，抵鄉之日，適經過鴉片之門。劉思在外數載，乃女必受盡折磨，或能遷善，姑往探之。及叩扉，鴉兒自內出，劉覩乃女容顏憔悴，詢近況，鴉兒含淚以對。蓋自母死父行後，接濟中斷，白子仍揮霍如前，鴉兒不怨其夫不良，仍還怒其父無天倫之情，不顧而去。可勤儉自持，勿浪用也。似此仁徒四壁，心實不忍，予汝等五十金。

今見父歸，輕裘肥馬，而叩問在外之情，劉具告之，並云余見汝家

徒四壁，心實不忍，予汝等五十金。

看守所一行，有一摩登女郎，瑟縮門

次，後乃知為探望羅家權而來者。隨女郎行，果得一見轟動社會之殺

虎案犯，羅身體豐腴，與往日登台時大異，聞羅獲其辯護律師之安慰

：謂因止當防衛而殺人，為法律所原諒；將來結果，當監禁十年。八載

復可出而活動，羅平日亦為一達

觀之人，心廣體胖，或自然之理耶？

羅之鄰倉，為毒瘤案朱氏三母子被囚之所，毒瘤案已于十二日判決

：朱氏三母子亦得判詞，罪名早定。

朱結繫死刑，朱子寬禁十八年，朱陳氏終身禁錮，一線希望，唯上訴耳，故三人未嘗以初級判詞為無望。已授意辯護律師，預備作最後之掙紮，是日有公評報攝影記者到獄中，向三人徵求，云欲得其照片，刊報端，朱陳氏不願，結響則面作歡容，對記者謂：大佳，吾貌固良善，能以之示社會人士，可知吾非殺人者，遂挺身出，首請記者為之拍照。朱子寬似不願，同倉某犯戲之曰：十八年後，子當如當年蘇子卿，何不出拍一紀念之照乎？蘇子在外十八年，正與朱子寬同命運也。

江潮消息繫歸心，回首中原興亡，猶梁未覺，追魂魄，應是回頭一步。

林，香蕪茫茫，夢不情，算來還有幾人醒。

神州底事亂離離，消息驚人不足悲。

爲問中原爭逐鹿，幾人捷足共紛

十萬元，以日金計算，合計財產額為日金九百七十三萬零九元，倭

恩之不違，孰意鴉兒梟獍性成，以

乃父懷有巨金，予此區區，心殊怨

恨，乃由怨恨而生殺機，竟演鴉父

逆倫之事矣。

(未完)

愛之慈父，在為子女者，宜感激親恩，而為子女者，宜感激親恩，不違，孰意鴉兒梟獍性成，以

乃父懷有巨金，予此區區，心殊怨

恨，乃由怨恨而生殺機，竟演鴉父

逆倫之事矣。

(未完)

愛之慈父，在為子女者，宜感激親

恩，不違，孰意鴉兒梟獍性成，以

乃父懷有巨金，予此區區，心殊怨

恨，乃由怨恨而生殺機，竟演鴉父

逆倫之事矣。

(未完)

愛之慈父，在為子女者，宜感激親

恩，不違，孰意鴉兒梟獍性成，以